

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丛书

迷信的行为

迷信的中國人

【迷信】抛弃一切怀疑所剩下的东西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丛书

迷信的行为

迷信的中國人

王国安 著

(二)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3 号

责任编辑:殷继海

封面设计:志 豪

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丛书 迷信的行为

迷信的中国人 王国安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(吉林省延边市延边大学院内)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6 印张

字数:130 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

1994 的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634-0615-8/Z·48

复膜本

定价:4.20 元

前 言

我们生活在科学昌明的时代。

我们获得了比先人多得多的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。

然而，迷信这个古老的幽灵，依然顽强和肆无忌惮地在中华大地上漫游，它时而以温情脉脉的面目出现，时而又凶恶狰狞，张开血盆大口。

于是，文明与愚昧、科学与迷信便展开了场“攻城掠地”的博杀，而这场博杀注定了是持久战，有时甚至是“拉锯式”的。

君不见，这些年来，神魔鬼怪之类的东西大肆“反攻倒算”，卷土重来，不仅昂首阔步于穷乡僻壤，而且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闹市街头，俘虏和培育了一大批善男信女。

而且，最令人担忧的是，古老的迷信又增添了新的内容，科学洗礼过的土壤上竟滋生出新的愚昧。从气功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万人膜拜的“神人”，到随处可见的“电脑算命”，利用迷信骗钱，以至于为了推销伪劣产品制造迷信……一幕幕令人目瞪口呆的话剧，变着花样上演。

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，正是为了通过展示一些奇异的社会现象和荒唐的心理，鞭鞑封建迷信的思想和行为，使读者

对迷现现象保持警觉。

愿科学与文明的旗帜高高飘扬！

第一章 触目惊心

古往今来，封建迷信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人，给多少家庭带来不幸？谁都无法计算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，安徽省某乡。月黑风高，一个中年汉子拉着四岁的儿子走上一个土岗，掏出锋利的菜刀放在儿子的咽喉上。他轻声祷告着：“上帝耶和华！你曾考验过亚伯拉罕，令他杀儿子以祭神，今天你就考验一下我吧！”他咬着牙割了一刀，儿子惨叫着，爬起就跑，他一把抓住，哭着说：“儿啊，你忍一忍，神是仁慈的……四岁的生命结束了，上帝呢？耶和华呢？不久，他被枪决，他的坟和儿子的坟埋在一起，一大一小，宛如两个头颅。

荒唐的一家人

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。湖北省云梦县某村二十六岁的青年妇女刘冬香，因迷信而丧失理智，竟活活把三岁女儿的肠子掏出，致使幼女当场死亡。

刘冬香生活在封建迷信思想浓重的家庭，其父母及二哥、

三哥均热衷于迷信活动，家中常年供奉神位，祭拜不断。刘冬香本人曾拜巫婆为师，迷信思想根深蒂固。她的丈夫张金桥在其影响下，也成了迷信活动的追随者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，在门外玩耍的张丽萍进了母亲的房间。这时正躺在床上的刘冬香见女儿进来，便拉着她的手说：“这伢出生的时辰不好，肚里有了‘脏东西’。如果不把‘病’治好，这伢就完了。”

刘冬香的父亲刘志忠和母亲张金梅听了女儿的话，都附和着表示赞同。于是，刘冬香便开始给孩子“治病”。她先用手指使劲狠掐女儿的额头，不一会额头出现斑斑血痕，痛得小丽萍大哭大叫。但刘冬香不仅不顾女儿的痛楚，反而认为这种办法还不够有效驱病，除不了病根，必须想办法把女儿肚里的‘脏东西’弄出来。

刘冬香紧接着开始揉小丽萍的肚子，并叫其父刘志忠端来凉水让孩子喝。年幼无知的张丽萍被逼喝下凉水后，刘冬香和她的丈夫张金桥便要她拼命呕吐、拉大便。随后刘冬香又开始用劲揉搓女儿的肚子，抖动女儿的身体，任凭小丽萍哭喊也不停手。约二十分钟后，小丽萍被他们折磨得失去了知觉。这时的刘冬香不仅不停手，甚至更加残忍。她让丈夫张金桥抓住女儿的双脚，外公刘志忠、外婆张金梅抓住孩子的双臂，刘冬香自己用双手撕开女儿柔嫩的肛门，掏出了孩子的肠子。

望着躺在血泊中幼小的女儿，张金桥心中毕竟有些紧张，他担心地问：

“伢不要紧吧？”

刘冬香说：

“一会儿会好的。”

当村民听到小丽萍哭喊、闻讯赶来，准备进屋制止这场悲剧时，刘冬香叫父亲刘志忠关上大门，唯恐旁人破了他们的“法”。愚昧残忍的刘冬香及其丈夫、父母及哥哥刘柏清五人终于拉尽了小丽萍肚子里的“脏东西”，并把它埋在床下的泥土中。一个健康活泼的三岁小生命就这样躺在血淋淋的床上离开了人世，而她的亲人们却还在认真地等待着“除去病魔”的尸体醒来。

经有关部门为刘冬香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认为：“刘冬香产生了与封建迷信有关的精神病性症状，在自我识别能力、辨别能力丧失的情况下，由幻觉妄想支配，害死了自己的女儿。

如果说刘冬香因迷信出现精神障碍，无责任能力，尚且情有可恕的话，那么，小丽萍的父亲张金桥、外公刘志忠、外婆张金梅、舅舅刘柏清这四个神志健全的人呢？他们在刘冬香疯狂为小丽萍“治病”的过程中不但不加劝阻，反而成了帮凶，其愚昧的结果不仅害死了张丽萍，自己也被公安机关收审。

“灵魂附体”

小丽成了迷信的牺牲品，然而身受迷信之害的又岂止小丽萍一人。

这是一个本应挺幸福的家庭。夫妻和美，收入也不错，尤

其是四年前，家里降生了一个胖小子，取名冬冬，给小家庭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冬冬长到四岁，虎头虎脑，人见人爱，浑身透着机灵。这一天，冬冬的外公、姨妈前来做客，活泼的冬冬乐得跑前跑后，又是拿糖果，又是拿饼干，把平时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外公、姨妈，嘴里还不停地甜甜喊着：“外公，你吃！”、“姨妈你吃！”

然而，外公、姨妈却拿一种很阴郁的眼神瞅着他。

吃过午饭，外公、姨妈和冬冬的母亲周婷聊起来。周老汉对儿女周婷说：

“我前天去请神了，王阿婆告诉我说，你那死去多年的母亲灵魂附体了，只有把冬冬的命收回去，才能解除。”

本来就有迷信思想的周婷一听这话，便深信不疑。从此，她的心里便有了这块心病，一遇到什么事，就想到母亲灵魂附体。夜深人静，她常常惊醒过来，屋外的风声、路人的脚步声等等，都成了“灵魂附体”的依据。

终于，极度的紧张使周婷丧失了理智。她说要将冬冬“收回去”。是他外婆的旨意，不弄死冬冬就会使全家人性命难保。于是，她把冬冬带到外公家，在外公那间供奉着佛龕的小房间内，她抱起小冬冬死命地朝地下摔去，一次又一次，冬冬的头颅在凄惨的哭喊声中摔成了“血葫芦”，而姨妈却仍在旁边狂喊着“摔死他”，外公则痴痴地望着佛龕前缭绕的烟雾，无动于衷似地发呆。

唯有清醒的舅妈把冬冬送进了附近的医院。随之而去的周婷不顾医生们的阻拦又一次将冬冬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然后

所有的亲人才意犹未尽地离开。

经检查，小冬冬被其母亲摔成重度颅脑损伤。

冬冬终于被医生们救活了，但是他不正常了。他不仅没有了往日的活泼，而且再也不说一句话。白天，他两眼发直，表情恐惧；夜晚，则不断在睡梦里惊叫。“极强烈的刺激是冬冬失语的原因。”医生这样解释。

驱赶白狐精

江苏省某县。家住县实验小学对面的居民杨美珍，她的丈夫因生病住院。杨与丈夫一向恩爱，丈夫住院令她感到焦心。

这一天，杨美珍刚准备去医院看望老伴，门口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独眼老头和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，操着一口山东口音问她要不要看手相。杨美珍心里牵挂老伴，无心看相，想敷衍几句把他们打发走。

那两人见杨美珍不太热心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突然脸现惊慌之色，说：“你家有白狐精，如不把它赶走，必将招来灾祸。”两人一唱一和，搞得杨美珍也紧张起来，她联想到老伴的病，心里开始将信将疑。

那两位神汉见杨美珍已经开始相信，便声称自己两人可以把白狐精赶走，只要杨美珍配合就行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为了使老伴早日康复，杨美珍抱着“宁信其有不信其

无”的态度，将两位神汉请进家中驱赶白狐精。进屋后，独眼老头装模作样地让杨美珍拿来蜡烛、鸡蛋、白纸，放在屋子正中间，然后把蜡烛点燃，就坐在地上念念有词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头说白狐精邪气太盛，必须拿二千元钱来压邪气。杨美珍家里没那么多现金，只拿出一千元钱来。独眼老头便让她把手上的戒指、耳上戴的耳环一起取下，压在一千元钱上面，又让青年去取废报纸来，把钱和戒指、耳环包好，放入老头所说的白狐精藏身之处——床头柜内。

老头说：“金子更好，金子比钱更能压住邪气，赶走白狐精。”

独眼又开始作法。折腾了一通后，他要杨美珍手拿鸡蛋，到汽车站附近把鸡蛋摔到地上，然后回来，这样白狐精就会被赶走。他特别叮嘱：拿着鸡蛋出门后，遇人千万不能说话，否则法述就破了，不灵了。

杨美珍按照独眼老头的指令，把鸡蛋拿去摔掉。待她回家时，她见那两位神汉不在屋里，便赶紧打开床头柜一看，报纸还在，而那一千元钱和戒指、耳环却已不知去向。她心时一惊，急忙去找两个神汉，却哪里有他们的踪影？

这一气不打紧，差一点把杨美珍气得也住进医院。

喜事成丧事

“一拜天地——”，“二拜高堂——”随着主持人的声音，一对新郎、新娘齐齐跪拜。

新郎叫王兵，今年二十四岁，他与新娘李淑华恋爱了一年多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终于喜结良缘。

看着新娘秀丽动人的脸，加上一副娇羞的模样，王兵心里象灌了蜜似的：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了，从此夫妻两人恩恩爱爱，夫唱妇随，多么美好！

喜庆宴席上，王兵与李淑华向长辈与客宾们频频敬酒，似乎满腔容纳不下的幸福感觉，要借着敬酒让大家分享。

酒席散了，洞房闹过了，亲朋好友陆续回去了。王兵吁了一口气，正准备与新娘上床睡觉，共度良宵，王兵的妹妹过来说，七叔公在堂屋里等着，父母亲让他们过去。

七叔公是他们这一家族里辈份最高、威望也最高的人，平时家族里的重大事情，一般都由七叔公作主。

七叔公平常就很疼爱王兵，这时见他跟新娘进来脸上露难得的笑容。王兵与李淑华向七叔公问了好，退在一旁。

七叔公缓缓地说道：

“阿兵，今天是你跟阿华的大喜日子。但是，我查过了，你们暂时还不能同房，必须要等到四个月后，才是圆房的吉日，在这之前，你们两个不能有身体上的接触，否则对我们整个家族都有不利影响。

王兵与李淑华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

“要等到四个月以后？那怎么行。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干吗不能同房？”王兵着急地问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跟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。总之，七叔公还会唬你不成？这关系到我们家族的兴衰，你要听话，四个月时间也不算长。”

王兵还要再说什么，七叔公站起来：

“不要再说了，这事就这样定了。记住，在这四个月之内，千万不能同房，否则，你们家遭殃，一家族人也跟着遭殃，听明白了没有？王兵他爹，他妈，你们要看好，这可不是儿戏！我走了。”

七叔公走了，王兵还没从震惊中醒过神来。

王兵的母亲走近儿子：

“兵儿，七叔公既然这样说了，肯定不会有错，你就听他的话吧，反正淑华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，四个月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王兵满心的不情愿，跟父母吵闹了一番，但事关家族安危，父母哪敢不遵七叔公的话。遂决定，从今晚起，由王兵的妹妹与李淑华同睡一房，王兵睡在另一个房间。

王兵无可奈何。晚上，他睡在床上，越想越来气，且脑海中老是出现新婚妻子俏丽的脸庞。想着想着，不禁心痒难忍，可一想到还要等待四个月时间，就越发的又急又怒。

天快亮时，他起身到外屋找了一瓶剧毒农药，先偷偷到掉半瓶，然后回到房间，蘸了一点农药在嘴唇上，在床上躺下，造成一种中毒的假象。

他想以假装自杀来要挟族中长辈，吓唬吓唬他们。

早上，一家人见王兵迟迟没有起床，便去敲门，敲了半天，里面无声无息。

王兵的父亲一急，便把门撞开。

一幅可怕的景象出现在他们面前：“床前的桌上摆着一瓶打开了的农药，瓶里的农药只剩下了一小半，再看王兵，嘴

角似乎还有农药淌下的痕迹……

这一下，可让这家人象炸了锅，李淑华更是抱着王兵的“尸体”放声大哭。

王兵很快被送往医院。自然，他也很快地被“救活”回来了。

可是，当他回到家里，却顿时惊呆了：李淑华把剩下的农药全喝了进去，此刻已经鼻息全无。

原来，李淑华以为丈夫必死无疑，自己新婚第一天便丧了丈夫，以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便决定跟着丈夫同赴黄泉。“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日死。”

第二章 命是天生的？

解放后曾消声匿迹多年的“算命”活动，这几年又死灰复燃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立交桥上，车站码头，你常会看到这一些人神秘地兜售一些《名字与运气》、“能知生死”的小册子；街头巷尾，五光十色的书摊上赫然摆放着《手相与人生》、《黄道吉日》、《麻衣神相》之类。广厦之下、向阳之处，常会见到一些手拿竹板的真假盲人为人摸相算命。

一些以算命为业的算命先生、路边大仙，竭力鼓动三寸不烂之舌，招揽引诱来往的善男信女。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心情烦躁，于是找算命先生指点迷津；夫妻吵闹，婚姻不幸，于是找人看面相；婴儿出生，名字重要，于是去求测字先生；事业不顺或生意场上受挫，于是到算卦摊上寻找自己的命运……

形形色色的算命队伍

旧社会，盲人几乎包揽了算命天下，如今，算命队伍的

总体实力水平明显提高。一部分社会闲散人员，诸如退休工人、停薪留职者、待业青年、农村妇女等，已悄然入列。

算命风又被当作立学吹进了高等学府，其到科学殿堂，千姿百态的手相书、相书术，无形间击昏了一些人的理性；少数知识分子、科研人员、大中学生也如醉如痴，充当“大仙”角色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，算命这一迷信活动又披上了科学的外衣。“电脑算命”、“微机算命”大流行，在一些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成为时髦。

在一张张洁白的纸上，清楚地打印出一排排漂亮的文字，让你感到一阵爽心悦目——

“从小就会使用爱情”。这是通过电脑为一青年女子下的注解，这似乎带有玫瑰色彩的玄语令人产生多少浪漫的遐想。

“少年艰辛中年奋发，晚年幸福”，“记住人的命，扬长补短”。这是电子计算机为一青年作出的“权威”结论，令你不能不肃然起敬！

为了招揽算命，现代广告的作用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一张张五颜六色、挖空心思编出的广告招贴，成为现代算命业的显著特点之一。

兹摘两则算命广告，奇文共赏

招贴一：本人大学理科毕业，自幼跟随祖父钻研算命测字，近年又研读《易经》，总结中外算命之大成，心领神悟，尤得其诀。哪位欲求解迷，请速来交流，先算以前，再算未来，如若不准，分文不收。

地址：XX路XX号

招贴二：本电子游戏室备有进口电脑，选用最新现代科学方法，为你提供生男、生女示意表及命运、机遇等一系列电脑预测。此术已经千人证明准确可靠，而且收费低廉欢迎排队一试。

地址：XX 街 XX 号

求算者万象

1、猴年冬。镇江金山寺门前。一位青年司机请一位中年妇女算命。

“大姐，我日后财运怎样？”

中年妇女仔细地看了他的手相后说：“你是车在路上转，主意拿不定啊！告诉你，今后放心大胆干，干啥都来钱。眼下你是手头紧巴些，往后路顺着呢！从手相看你财运亨通呀！”

“我刚学着做买卖，你说的话够吉利，我多给你一元。”小伙子心满意足扔下钱走了。

2、湖南株洲火车站。一位男医生愁眉苦脸地来到算命摊前看面相。

“先生，我问婚姻。”

“你额头起波浪，眼角放光芒，小两口子不是斗嘴就是干仗。”算命先生给他看了面相说。

“她常嫌我缺少男子汉气质，我老犯疑心，你看这么下去，我们会不会离婚？”

算命先生问过他的生辰八字后，拉开长腔：